

# 传承与整合:基于浙江本土资源的传统 休闲体育文化研究\*

郭 怡,江育恒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在传统文化中,休闲体育文化有着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本文追溯了南宋市民的娱乐生活,认为休闲体育不是舶来品,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梳理浙江省传统休闲体育项目。通过实践考察浙江省休闲体育文化丰富的本土资源,指出保护浙江省传统休闲体育“文化空间”刻不容缓,并得出浙江省当代休闲体育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不能摒弃本土资源的论断。

**关键词:**本土资源;传统休闲体育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G81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4)02-0138-07

在传统文化中,休闲体育文化有着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必然会导致市民积极地参与休闲体育活动中,南宋以来的休闲娱乐场所,以瓦市勾栏为载体,极具地域特色,往往成为市民日常精神生活的公共空间。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体育健身休闲的需求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休闲体育产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新亮点和推进器。<sup>[1]</sup>休闲体育文化资源的整理、挖掘不仅对当代社会休闲经济的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构建及丰富当下市民的精神生活都具有积极意义。本文以整理浙江省休闲体育文化的本土资源为研究路径,挖掘和凝练浙江省传统休闲体育文化具有生命力的因子,以期为浙江休闲产业经济的发展提供创新动力。

## 一、休闲体育有着深厚的民族历史根基,并非舶来品

对休闲的认知可回溯到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体系,“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这是亚里士多德对休闲的功能的阐释,这一观点成为西方休闲文化的起源。莫德谟·阿德勒的“我们需要崇高的美德去工作,同样需要崇高的美德去休闲”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之后,对休闲的论述有“人有了休闲并不是拥有了驾驭世界的力量,而是由于心态的平和使自己感到生命的快乐,休闲不仅是寻找快乐,也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皮普尔);对“畅”的解读(希奇克森特米哈伊),“休闲应该理解为‘成为人’的过程,是人的一生中一个持久的、重要的发展舞台”。<sup>[2]</sup>(约翰·凯利),“探索与思考衡量人类进步的标准和人类生

\* [收稿日期]2013-12-11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联课题(2010N03)“基于浙江本土资源的传统休闲体育文化研究”;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基金项目“传承与整合:基于浙江本土资源的传统休闲体育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郭怡(1974—),女,浙江临海人;博士,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休闲体育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工作。

江育恒,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存的真正目标的问题”(托马斯·古德),西方学者对休闲有深入的研究理路,并且留给人类对休闲丰富的理解理念。随着休闲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余暇生活,特别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对休闲进行的学术性研究,已渐成体系,形成了学科体系。休闲学产生的标志是1899年美国学者凡勃伦(Velble)发表的《有闲阶级论》。休闲体育是与休闲的兴起和发展紧密相连的,体育的功能实现了“生产到生活、工具到玩具”的转换,体育的休闲娱乐化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

在我国,最早提出休闲概念是在1983年。我国当代学者于光远先生旅欧归来时说:“我国对体育竞赛是很重视的,但体育之外的竞赛和游戏研究得很不够。在中国的高等学校中没有一门研究游戏课程,没有开一门游戏专业,没有一个研究游戏的学者。这不是什么优点而是弱点。”于光远还认为,人生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是“玩”,要玩得高尚玩得有文化,发展“玩”的文化。1994年,于光远又指出,“玩是人类基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的艺术。”<sup>[3]</sup>在20世纪80年代,卢元镇先生也指出,学校体育、运动训练与竞赛和身体锻炼是三个比较严肃的部分,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应把体育作为一种有意义的活动形态渡过自身的余暇,使个体在精神和身体上得以休息、放松、享受。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都应该担负起对休闲教育的任务。

对休闲体育的研究我国起步较晚,起初是从语义学角度对英文的译意来理解休闲,在此基础上再界定休闲体育。由于对“Recreation”“Leisure”两个词语理解的不同,出现了对“Leisure Sport”的多种译法,例如:闲暇体育、余暇体育等,卢元镇教授在改革开放初期甚至称之为“消遣的运动”。于涛基于中国人的行为习惯提出,用“休闲体育”一词诠释哲学意义上的“Leisure Sport”涵义,比“余暇体育”全面、准确得多,也更符合汉语习惯。<sup>[4]</sup>

但是休闲体育不是舶来品,它有着深厚的民族历史根基,在我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很早就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休闲体育方式,在我国历

史上,休闲体育活动的客观存在,自有文字记载始,便可作证,其中“乐舞”即是之一。商周时期的礼武、武舞、健武,宋代的舞狮、高跷、秧歌等。从古到今,不管是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还是普通民众都是通过歌舞百艺、云游山水、猎奇习武等活动来实现个人的志趣追求,这些追求包括:闲适恬淡、怡情益智、自在无我、修身养性。

我国的居民体育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其趋势为:从单一型向多样型转化、从封闭保守型向开放进取型转化、从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化、从依附型向自主型转化。但“由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转型,绝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也不意味着社会方式的另建。相反,是在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变革与继承的辩证统一中实现的”<sup>[5]</sup>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要充分注重本国、本民族优秀休闲体育项目的传承,越是民族的,越是属于世界的,越是传统的,越是有生命力的。不能照搬移植、盲目崇拜西方的休闲运动项目。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休闲体育的内涵独特而又丰富。整理、挖掘我国古老的休闲体育文化对发展各地的休闲经济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要考虑到本土实际情况和发展水平,既要吸收西方先进的休闲理念,领会其智慧精髓,更要与我国传统的休闲体育文化精华相融合,使本民族优秀休闲体育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也是学者的当下义务。

## 二、浙江省休闲体育的本土资源回溯和非遗项目梳理

### (一)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市民娱乐生活追溯

自南宋以降,市民日常生活精神的归宿地主要表现在以瓦市勾栏为载体休闲娱乐场所,这些场所具有地域特色。南宋都城临安(现杭州),文化娱乐活动十分普遍,这些活动的举办以谋生和营利为目的,娱乐市场发育日趋成熟,多表现为庙会、节庆等娱乐集市的公共活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庙会、节庆是一年一次,不乏举行大规模的娱乐活动,形成娱乐“集市”。临安的著名茶坊,比如清乐茶坊、黄尖嘴蹴球茶坊具备休闲、娱乐、健身、艺术欣赏等综合功能,顾客云集,茶坊成

为市民的休闲公共空间。瓦市是南宋临安市民的主要娱乐场所。在瓦市中举办的影戏、角抵、百戏(杂技)等十种常见活动类型,“勾栏”文化是南宋临安市民的娱乐生活的重要表征之一。“勾栏”因用栏杆或巨幅幕布围隔成固定的表演场所而得名。当时临安城内外的瓦肆多达23处,其中北瓦一处就有13座“勾栏”。<sup>[6]</sup>南宋临安城因此成为全国的表演艺术中心。通过各种表演,“勾栏”吸引和聚集了临安的大量市民和全国各地的游客,成为市民的娱乐生活的重要场所。

一些传统休闲体育项目,从资金筹集的渠道来看,具有了市场化机制。如相扑,通过对战、打擂台的形式,具有较高竞技性,奖金丰厚,护国寺南高台露台的相扑赛,奖金最高,选手都是从全国各地海选来的,高手云集。竞技水平越高,观赏的群众也就越多,获利也更多。在项目选择上,为了制造气氛,吸引观众,精心设计,不但有男选手,还有女选手,往往让女相扑手先表演,之后安排高水平的选手登场。相扑,除了竞技之外,还有小儿相扑、也有引人发笑的“戾家相扑”,一人表演两偶相扑的“乔相扑”等,花样翻新,搞笑逗乐,迎合市民欣赏所需。<sup>[7]</sup>《梦梁录·角》所记载的以上情形,在杭州以外,其他体育休闲项目中亦到处可见。蹴球广泛开展,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和传授踢球技术的社团组织,如“圆社”

“齐云社”等。此外还有教授弓弩、歌唱、织锦、写作等方面的川弩社、射水弩社、同声社、古童清音社、翠锦社、同文社、香药社、锦体社、打球社、台阁社、穷富赌钱社等。一年一度的龙舟会,八月十五的观潮节,都有大型群众娱乐活动。观潮是临安市民的盛事,“每岁八月内,潮怒胜于常时,都人自十一日起,便有观者,至十六、十八日倾城而出,车马纷纷,十八日最为繁盛”。<sup>[8]</sup>弄潮儿勇敢惊险的表演给市民带来了感官的愉悦与刺激,他们在这种愉悦中放松精神,暂时忘却市井社会的纷杂与烦恼,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sup>[9]</sup>

因而,自南宋以降,临安市民的娱乐生活非常丰富,浙江省具有以南宋临安市民娱乐场所和娱乐形态为标志的丰厚本土资源元素,以临安为核心辐射出的市民传统生活方式和群体气质对当代浙江休闲体育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内生效应。

##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浙江传统休闲体育项目

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发[2006]18号)。2008年6月7日,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发[2008]19号)。2011年5月23日,国务院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发[2011]14号)。浙江省传统休闲体育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见表1:

表1 浙江省传统休闲体育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览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项目级别
余杭滚灯	杭州市余杭区	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线狮(九狮图)	永康市、仙居县	国家级第一批扩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端午节(五常龙舟胜会)	杭州市余杭区	国家级第一批扩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翻九楼	杭州市、东阳市	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调吊	绍兴市	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八般武艺	杭州市余杭区	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迎罗汉	缙云县	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嘉兴攒牛	嘉兴市南湖	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高杆船杂技	桐乡市区	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注:此表根据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整理而成。

2005年5月18日,浙江省公布第一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浙政发[2005]26号)。2007年6月5日,浙江省公布第二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浙政发[2007]33号)。2009年6月22日,浙江省公布第三批浙江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浙政发[2009]35号)。2012年7月27日,浙江省公布第四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浙政发[2012]55号)。浙江省传统休闲体育项目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见表2:

表2 浙江省传统休闲体育项目列入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览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项目级别
迎大旗	磐安县	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问凳	景宁畲族自治县	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八罗汉	仙居县	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罗汉班	义乌市	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瑶山秋千	淳安县	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后宅高跷	义乌市	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秋千	淳安县(富山露台)	浙江省第二批扩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水浒名拳	宁波市北仑区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内家拳	宁波市鄞州区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岳家拳 (岳武穆柔术)	金华市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南拳	天台县、乐清市、平阳县、永嘉县(天台皇都南拳、乐清南拳、平阳白鹤拳、永嘉瓯渠上新屋南拳)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常山猷轱拳	常山县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武林活拳	杭州市拱墅区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舟山船拳	舟山市普陀区、岱山县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练市船拳	湖州市南浔区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新前武术	台州市、黄岩区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遂昌茶园武术	遂昌县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上宕功夫	缙云县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凳花	龙泉市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抢头杵	金华市婺城区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儿童游戏	舟山市普陀区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渔民传统竞技	舟山市普陀区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纛旗	桐乡市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叠牌坊	磐安县、永康市、缙云县(磐安叠牌坊、永康打罗汉、缙云迎罗汉)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续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项目级别
三塔踏白船	嘉兴市南湖区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开天门	龙泉市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水火流星	慈溪市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五巧板	平阳县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赶野猪	景宁畲族自治县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操石磔	景宁畲族自治县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天罡拳	建德市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鹰爪功	杭州市下城区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八般武艺	临安市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船拳(西溪船拳、南湖船拳)	杭州市西湖区、嘉兴市南湖区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龙舟竞渡	宁波市鄞州区、温州市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精武拳(械)技	余姚市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舞方天戟	桐乡市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赵家拳棒	诸暨市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成拳	金华市金东区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武当太乙拳(宋氏门)	常山县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灵溪奚家拳	天台县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打油奏	天台县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小坑七心拳	三门县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菇民防身术	龙泉市、庆元县、景宁县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翻九楼	泰顺县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南拳(温州南拳)	温州市鹿城区、龙湾区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线狮(草塔抖狮子)	诸暨市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注:此表根据四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整理而成。

### (三) 传承与整合:保护与发展浙江省传统休闲体育文化的思考

#### 1. 保护浙江省传统休闲体育“文化空间”刻不容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我国学术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描述为“以各种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据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两层含义: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了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所相关的

文化空间。所以传统休闲体育存在的文化空间的保护对传统休闲体育的整理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文化空间的改变,毫无疑问将导致吮其“乳汁”长大的传统休闲体育文化的变迁。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建设、文化的迅速更替和全球一体化的冲击,特别是对于现代化高度发展的浙江省而言,传统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某些传统休闲体育赖以生存的农耕文化、狩猎文化必然遭到很大的破坏,同时现在传统节日的气氛也越来越薄,依赖于传统节日的许多传统休闲体育项目也就失去了其

生长的土壤。对于这种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无法将那些文化还原,这也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我们要采取的是正确的保护和引导措施,并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使传统休闲体育项目能更好地适应新环境,使它以传承整合后的另一种方式延续下来。

保护传统休闲体育项目本身就反映了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传统休闲体育反映了特定的一些群体的精神内涵,是民间百姓的表达形式,是文化的载体,那么它的存在一定是一种群众化、娱乐化的文化样态。要保护传统休闲体育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就要避免传统体育休闲过度专业化、竞技化的发展,保持它原有的娱乐性、修身养性的特点。我们要在现阶段的社会文化状态下,找到既能让传统休闲体育项目和谐生存,又能让其很好传承的“文化空间”,对于保护岌岌可危的传统休闲体育,避免传统休闲体育的发展处于边缘化状态,是刻不容缓的。

## 2. 浙江省当代休闲体育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不能摒弃本土资源

由于外界的强势文化的渗入和侵蚀,浙江省原本丰富多彩的传统休闲体育项目,逐渐发生了失真、淡化和衰落,但是浙江省的许多传统休闲体育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培养出许多竞技项目的沃土。在现代体育快速发展的今天,浙江省的传统休闲体育项目仍然深受人们的喜爱。参与这种传统休闲体育的方式主要有民间传统体育节、旅游观光活动等。

比如源于浙江余杭翁梅一带的“余杭滚灯”,融健身、舞蹈、曲艺于一体,集力量与审美于一身的优秀民族民间文化,深受百姓喜爱。“掷烛腾空稳,推球滚地轻”,这是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其诗作《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中对滚灯所做的描绘。杭州近郊的余杭,南宋时即为京畿之地,庙会活动频繁,“滚灯”做为俗节迎会议仗中必出的特色保留节目,十分盛行,历经八百余年历史而不衰,“滚灯”作为一项吉祥之物、强体之器已成为余杭民间历史文脉传承的一项物化之证。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现代城市化的进程,传统庙会大多消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滚灯”的活动和展示机会,“滚灯”一段时间遭遇濒临失传的危险。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余杭滚灯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余杭滚灯作为浙江省唯一进京节目参加了表演,70多名滚灯队员在开幕式上向全世界展示了这项中华民间文化运动的瑰宝。

此外,五常十八般武艺在杭州市余杭区五常民间自发操练,群体传承,是中华传统民间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当地人民强身健体、防身自卫具有重要的价值。2004年,五常恢复成立了杭州西溪(五常)民间武术队,全队100多人。当年参加第二届浙江国际传统武术大会,获得34金10银15铜;2007年,在首届全国农民武术大赛上,获得2金1银7铜;2008年,受邀赴巴西,参加国际民间艺术节。2011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盛行在嘉兴市南湖区的“嘉兴擗牛”,是嘉兴回族同胞一项传统的民族体育活动,又称之为中国式斗牛、摔牛或甩牛,擗牛既是力量的交锋,又是技巧的熟练运用,更是胆略和勇气的考量。擗牛士面对犄角似剑的怒牛,镇定从容,以力量加智慧将其擗倒,场面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充满了阳刚之美。嘉兴在元代时就有回族人聚居,并建有清真寺,历史上嘉兴汉人与回人曾多次共同进行大规模的体育比赛与表演,因此,擗牛是汉、回两族人民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共同发展的见证。经过多年的演变,其活动内容与形式上不断创新,成为嘉兴当地武术、文化、旅游综合并举发展的重要载体。2011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起源于明末清初的高杆船是盛行于江南水乡的一项民间体育活动。浙北桐乡一年一度的清明“轧蚕花”,高杆船是蚕花庙会的主要内容,该技艺的特点是在水上表演,高杆船最基本的表演形式是船在水中行,杆在船上立、人在杆上翻。有爬竿的和调吊的各种技巧,表演者身着白色服装,形同蚕宝宝翘曲昂首,表演各种高难度动作。高杆船是集强身、耍技、观赏于一体的娱乐性活动,充分展现了水乡、蚕乡的双重地方特色,其传承脉络清晰,在江南水乡旅游胜地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2011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浙江西部缙云地区的“缙云迎罗汉”是一项重要民俗活动,其中压轴节目是迎罗汉中必演的“叠罗汉”,由身强体健的壮年汉子当罗汉柱,分层叠在下面,前后、左右4人当插翼,上面还有几

位小孩子扮演成戏剧人物,高高在上当罗汉顶,亦称罗汉心。众人叠成各种形态,如罗汉井、千手观音等。缙云迎罗汉活动给农民提供了一个自娱自乐的平台,丰富农村群众文化生活,为繁荣和发展乡土特色文化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载体。2011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浙江省丽水地区的景宁以打造全国畲族文化基地为目标,努力建设一流的民族文化展示平台和一流的民族文化弘扬体系,启动畲乡发展的“文化引擎”,利用畲族传统体育古老而神秘的特点,帮组畲族实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从景宁举办“三月三”赶野猪、操石礮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休闲活动中可以看出,畲族传统体育休闲体育将结合旅游开发沿着商业化之路走下去。

通过以上案例的阐释,浙江省传统休闲体育得到了很好的现代演绎,我们发展传统体育不仅忠于它的过去,更要面向它的未来。结合旅游开发、走商业化发展之路既是在解决传统休闲体育的生存危机,又是承担将传统休闲体育推向更加成熟的历史责任。

当下,随着浙江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浙江老百姓对文化的需求也呈现刚性增长。浙江的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生活的休闲化已成为社会的一种趋势。发展休闲经济不仅可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还可以推进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文明的体育休闲是一种对社会发展具有平衡、校正、补充和协调功能的文化精神力量。<sup>[10]</sup>浙江省会杭州正打造“东方休闲之都”,休闲体育在浙江面临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浙江发达的经济与民间强劲的消费能力为休闲体育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浙江

市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群体气质对当代浙江休闲体育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内生效应。浙江省休闲体育文化的本土资源丰富,当代休闲体育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不能摒弃本土资源,从中挖掘、提炼传统休闲体育文化具有现代生命力的因子,合理传承和整合,并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市民三位一体的主体联动机制,针对不同层次消费群体细分市场,尊重市民休闲体育文化的传承性、大众性、原创性。

#### [参考文献]

- [1] 郑其适.杭州市体育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J].浙江体育科学,2013(1):45-47.
- [2] 石振国,孙冰川.近年来我国休闲体育领域的研究成果评述[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8,24(1):35-36.
- [3] 邹师,张永军,宋光春.终身体育理论视角中的休闲体育[J].体育文化导刊,2002(5):25-28.
- [4] 于涛.余暇体育还是休闲体育?——关于 Leisure Sport 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3,15(1):32-35.
- [5] 黄文仁.试论社会转型期体育生活方式的变革[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1,(4):5-7.
- [6] 王月清.开发南宋勾栏文化资源,打造杭州文化产业品牌[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3):194.
- [7] 龙登高.南宋临安的娱乐市场[J].历史研究,2002(5):29-41.
- [8] 吴自牧.梦粱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28.
- [9] 姚海英.略论南宋临安的市民生活文化[J].许昌学院学报,2005(3):94-97.
- [10] 卢锋.小康社会体育的休闲化趋势[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5(3):7-10.

(责任编辑:杨 睿)

## Inheritance and Integration: Research on the Traditional Leisure Sports Culture Based on the Local Resources in Zhejiang Province

GUO Yi, JIANG Yu-heng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Zhejiang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culture, leisure sports culture has unique and rich connotation. This paper traces the citizens' entertainment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considers that leisure sport is not import. Through local investigation, the paper surveys the traditional leisure sports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erspective, discusses the rich local recreational sports culture resources in Zhejiang province, considers that protecting "cultural space" of traditional recreational sports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of great urgency,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leisure sports market should not abandon native resources.

**Key words:** local resource; traditional leisure sports culture;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